

临淮泥塑，给泥土灵魂

余显斌

1

匠心，让艺术品具有灵魂，泥塑就是其中之一：一土，加水，就那么揉捏、雕塑、晾晒、着色，《千里走单骑》就出来了，关羽骑着赤兔马，手持青龙偃月刀，马蹄带风，一路奔驰而来，微睁双目，长须随风，张嘴大喘，那声音仿佛就在耳边回荡，就在天宇回荡。至于林中，则挑着花枪，戴着毡笠，披着斗篷，花枪上挂着一个酒葫芦，一身飞雪，仿佛正在雪夜上梁山。

泥土，此时再也不是泥土。水，也不再是水。泥土成为雕塑的血肉，水就成了泥塑的灵魂。泥塑大师们将自己的感情，通过心灵，传递给了泥塑的心灵。于是，泥塑就活了，就带着感情，带着血肉，带着风声，一步步朝我们走来，王昭君一袭红色披风，眉眼秀美中带着坚定，带着毅力，一路弹奏着琵琶，朝着大漠走去；赵子龙手持长枪，白盔白甲，骑着白马，一身浴血，带着长坂坡的烽烟，朝着我们奔弛而来。

那一刻，展览馆远去，外面的阳光远去。我仿佛伴着古人，走向遥远的大漠，在月光下，遥望着天际，遥望着乡愁。我仿佛跟着古代的将军，在号角鼙鼓中，成为一卒，手持长枪，冲锋陷阵，浴血疆场。文字，能给人感染力。绘画，能给人冲击力。泥塑，能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和感应，因为它更真实，更具有真实感。

第一次，我感觉到泥塑泥塑能说话，能抒情达意，能走马江湖，或出没市井，行走陌上。看泥塑泥塑，就是在看一片红尘世界，就是在阅读平凡的生活，真实的人生。

2

霍邱，是泥塑的故乡。临淮泥塑艺术馆，是泥塑登台亮相的舞台，在这儿，一个个雕塑，就如深宫女子，拂落岁月的尘埃，弹落时光的征尘，一步步向我们走来，一颦一笑，一回眸一低头，都是那样传神，那样灵动。我的手轻轻伸出，伸向虚空。我想试探一下，轻抚柳枝的观音皮肤是否具有弹性，她是否有羞涩的感觉；我想看看，那位寿星手中的桃是否水润，是否会让我手指带着水果的清香；我想摸摸，尉迟敬德的盔甲，是否寒冷如霜，秦琼的铁锏是否带着森森的杀气……

每一尊雕塑在这里呼吸着，在这里演绎着。

霍邱的泥塑大师们，给这些泥巴赋予了生命，赋予了骨血，赋予了灵魂，又赋予了美感，让人走进艺术馆，仿佛不是走在泥塑中，而是走在一群生命中。这些生命，包括矫健的龙，包括凶猛的老虎，都只不过是缩小了而已，其余的，和自然的没什么区别。

一个个神话人物和古人，在这些大师的手上，仿佛没有远去，仍然活着。花木兰戴着头盔，披着红色的斗篷，右手插腰，望着远处。她思乡了吗？这一刻，她是在望着天空的那轮明月，想到了故乡的炊烟，一老一少的多娘了吗？一个隐士，是陶渊明吧，一袭蓝衫，长须飘洒，长袖随风，一身的书卷气也随风飘洒着。

弥勒佛袒露胸怀，大腹便便，张着嘴哈哈大笑，将漫天的喜气挥洒着，张扬着，让人无端地感到生命的美好，生活的美好……

中国泥塑，出自新石器时代，出自遥远的

结绳记事时代，一直沿着夏商周秦，走过唐诗宋词，走到今天。

泥塑，是中国文化根脉的一支，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组成部分。回望乡愁，坚守文化特色，毫无疑问，泥塑，就是文化乡愁的一部分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临淮泥塑艺术馆，毫无疑问就是一处传统文化的园地，一处坚守的根据地。

这儿，也是一种回望乡愁，回望文化的乡愁。

3

任何艺术，既要回望过去，更要着眼现在，临淮泥塑艺术馆就是这样的。在艺术馆里行走，过去的翰墨岁月，古诗词岁月，仿佛带着一种平仄，一种清凉，在指尖上流淌过去，就如一滴滴水珠，洒洒在时间中，晶莹剔透。

这儿，同样是现代田园牧歌的世界。节日了，泥塑们在舞着龙。龙就那么精美，鬃须张扬，鳞甲灼目，摇头摆尾。一个个霍邱汉子，举着龙，眉飞色舞地舞动着。面对这些，我仿佛看到了故园，看到了我遥远的乡土，每到正月，或者端午的时候，就会敲锣打鼓地舞龙。那时，我就跟在后面，叫啊笑啊，然后又是睁大眼睛呆呆地看着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挥别故乡，挥别家园，可是故园舞龙的情形，一次次在梦中出现。

后来，小村不再舞龙了。今天，我在临淮泥塑艺术馆又看到了这些，又看到了我的童年，我的故园。

丰收了，三个汉子敲着锣鼓，吹着唢呐，一片欢腾，一片喜气，让人心一时也沉浸其中，难以走出。

尤其一位老奶奶给一位老爷爷点烟的雕塑，像极了我爷爷我奶奶。我爷爷爱吸烟，经常拿着一个烟袋，吧嗒吧嗒的，有时会咳嗽。

4

我奶奶埋怨着，说都是吸烟造成的。可是，我爷爷吸烟时，我奶奶又常常给点火。两个老人相濡以沫，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今天，在《最美夕阳》的泥塑前，我又看到了他们，一时，竟有些鼻酸，久久地站在那儿，不想离开。

泥塑中，《长征》一组最是引目：三个红军战士，是在过草地吧？是的，是草地。一个战士负伤，另外两个扶着，三人带着疲惫，带着虚弱，朝前走着。可是，他们的眼睛里阳光白亮，坚定，充满着力量和毅力。

历史，这一刻停止流动。

这些人，都带着生活气息走来，走向我们，走向这个世界。

江南万物精细，精致，精美，因为，江南艺术家的心，就如江南山水一样，是青花瓷的，是透明的，是水灵的。他们心灵手巧，心思细腻，就是抒发的感情，也如天青色烟雨一般，无处不到。

霍邱的泥塑大师们，就是这样的。他们走过这片土地，走过这方山水，在这片大地上，选中了泥塑，做为自己描摹生活的媒介，做为自己表达情意的工具，是一种匠心独具的选择。这里的泥土黏，揉之后，细腻润泽，犹如肌肤，加之黑、灰、红三种颜色的土均匀搅拌，更有着一种吹弹得破的肉感，以及肉色。

这样，一种艺术珍品——霍邱泥塑就出现了。

一土，一勺水，经过多少血汗，多少工序啊，选土、揉、熟醒、制坯、粗塑、琢磨……正是在精细中，在缓慢中，一土活了，有了生命了，有了感情，向我们风神飞舞地微笑着。

临淮泥塑艺术馆的泥塑，千姿百态，形神各异，在演绎着红尘百态。

临淮泥塑艺术馆的泥塑，自然逼真，毫不做作，是艺术的一轮明月。



吵嘴

刘平

要问村里哪对夫妻感情最好，这恐怕不好说；但如果问哪对夫妻从不吵嘴，所有人都会说：“柳爷跟柳婆。”

进村一条大路，到老槐树下拐个弯过去，就是老两口的家。老屋前围一圈篱笆墙，成了一个小院子。篱笆墙上爬满牵牛花，院子里一棵柿子树。小院子旁边一块菜地，种着莴笋、紫菜、茭菱、青椒、白菜、蒜苗、韭菜。日出日落，小院子里有说话声、鸡鸣狗吠声、锅碗瓢盆的声音，就是从没有吵嘴的声音。

儿子儿媳都在城里，就老两口守着小院子。

老两口的日子已默契成了一种生活的态度。用不着多说什么话，日子就顺滑地运转。一日三餐是柳婆的事，做饭前，她总要问一句：“老头子，想吃啥？”柳爷的回答都是两个字：“随便。”这是老两口的另一种默契。

柳婆就按“随便”做饭，有两层意思：菜地里有啥现成的，随手薅一把，按简单方便的做，炒紫菜、烩青菜、鸡蛋汤。但柳婆做的菜，不管炒的、烩的、凉拌的，都入口。柳爷从没有说过咸了淡了、软了硬了的。

每周一、三、五逢场天，老两口都要去赶集。有买的卖的要去，看热闹。上午挨近十一点就往回转，他们从不在街上馆子吃饭。一路上走着，柳婆就问：“老头子，晌午想吃啥？”

柳爷条件反射一样说：“随便。”村里有好事者琢磨，要柳爷跟柳婆吵嘴，难！老家过日子，总免不了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老两口也不例外，这不，就遇上了。老两口卖了只羊，一千二百块，柳爷兴妖作怪把钱用塑料袋包着，埋在编织袋里的谷糠里，想最不起眼的地方最保险。那天柳爷去村头代商店打酒，有人开着三轮车收谷糠，柳婆就把那袋埋有钱的谷糠卖了。这事传出去后，都以为老两口会吵嘴，有好事者心里甚至已经“设计”出了老两口吵嘴的“模板”——

柳爷：“你真是败家子！口袋里有一千多块钱哩，你当糠就卖了！”

柳婆：“我咋晓得口袋里有钱？你把钱放哪不可以？偏要埋在糠里。”

柳爷：“我想那里头保险，你要卖糠也该给我说一声嘛！”

柳婆：“我又不晓得里面有钱，给你说啥？”

柳爷：“就怪你！”

柳婆：“就怪你！”

……

可老两口没吵嘴，都想的是：吵嘴钱就回来啦？好事者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事搁谁家，都要吵嘴，心眼小的，不吵翻天才怪。可柳爷跟柳婆咋就不吵呢？

第二天又是逢场天，不卖啥也不买啥，老两口还是一起去赶集了。街上走走看看，挨近十一点，就往回转。

路上，柳婆还是问柳爷：“老头子，晌午想吃啥？”

其实，因为钱的事，柳爷心里有些堵，只是忍着。柳婆这一问，一下把他心里堵着的地方扒开了一个口子，一股怨气就溢了出来。他想：“生活一辈子了，你不知道我喜欢吃啥？我就喜欢吃个麻婆豆腐、肉末粉条，你偏装着不懂，一做饭就问，一做饭就问。”于是，柳爷嘴里说出来的不再是“随便”两个字，而是带着几丝火药味：“我想吃猪肉凤肝，你给我做？”

柳婆吃惊地看着柳爷，她没想到老头子会这样瞪她。因为丢了钱，柳婆心里也堵，柳爷这一瞪，她心里突然就觉得委屈，想：“你就喜欢吃个麻婆豆腐、肉末粉条，可你偏不说，总说‘随便’，让我猜。”今天问你，你还说要吃猪肉凤肝，你是想气死我哇？”于是，柳婆嘴里说出来的也叮当乱响：“要吃猪肉凤肝，你别找我，去找龙王爷。”

柳爷啜一口痰，说：“那你问我干啥？”

柳婆说：“我问我咋啦？问错啦？”

“你就错了。”

“你才错了。”

……老两口你一句甩过来，我一句顶回去，在大路上就吵了起来。这时候有一些人赶集回来，听见路上有人吵嘴，就往那地方聚，近了一看，居然是柳爷跟柳婆在吵。听老两口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很快明白了老两口为什么吵。

“几十年都没有吵过嘴，第一次当着众人的面吵嘴居然是为了一口吃的。”有人心里叨咕，觉得老两口这嘴吵得实在太稀奇。

村里最爱吵嘴的夫妻，也从没有为了一口吃的吵过。



大舅的纪念章

楚仁君

大舅走了，在辛丑年小雪后的第五天。

寒冬来临，熟透的果子终有一天会从树上掉下来；岁月更替，人的生命再长久，也会有逝去的那一天。生老病死，时至则行。从感情上说，我无法接受大舅逝去的事实，但这又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

想必，大舅对于死亡已不再感到恐惧，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生死。大舅的一生两世为人，九死一生，在枪林弹雨中入死出生。从人堆里爬出来的人，大都对生死看得很淡，大舅就是这样的人。

大舅是军人出身。18岁那年，作为家中长子的他正在田里干活，保长带人前来抓壮丁，不容分说，便将大舅五花大绑地押走了。姥姥得知消息，拐着小脚慌忙追赶，一路嚎啕大哭，可哪里能追得上。这以后，姥姥思念大舅，成天以泪洗面，直至哭瞎了双眼。

还没有枪高的大舅，就这样成了一名新兵，经过短暂的军训后，被编配到国民党军队。在国民党部队里，大舅他们新兵受尽了欺凌和侮辱，当官的拿他们根本不当人看，抬手就打，张口就骂，罚跪、皮带抽，不给饭吃是家常便饭。大舅生性耿直、倔犟，自然没少挨当官的打骂。

1948年11月，标志着中国命运转折点的淮海战役全面打响。一个多月后，大舅所在的国军12兵团，被解放军围困在永城东北一个叫陈官庄的地方。在被铁桶般包围的20多天里，大舅他们面临着粮弹两缺、命悬一线的生死困境，最后连皮带都煮着吃了。那段时间，大舅没被解放军打死，却差一点饿死。

国民党困兽犹斗，蒋介石派飞机空投补给。每次空投，包围圈里都会爆发一场惨烈的物资争夺战。大舅曾亲眼看见，一群饿急眼的国军争相空投下来的大饼，旁边一个没抢到的士兵，忽然操起斯登冲锋枪，朝人群一阵猛射，结果打死了10多名兄弟。他捡起带血的大饼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那次，大舅也没抢到，肯定也会死在那个士兵的枪口下。

国军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。在一次突围战斗中，大舅所在的国军部队仓皇出击，几乎被解放军全歼，全连侥幸活下来的只剩3人，其中就

包括大舅。战斗结束后，国军军官打扫战场，发现有受伤的或者没死透的，一律再补上一枪，不给解放军留下一个活口，更不许他们当俘虏。

大舅一见军官过来，慌忙朝死人堆里拱了几下，又拉过两具尸体压在自己身上，脸朝下趴在那里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当官的想试一下大舅死没死，便抬起大头皮鞋，照着大舅的左耳部狠狠地踢了一脚。大舅忍住剧痛，像死人一样毫无反应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也就是从那一刻起，大舅的左耳就全聋了。

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，不仅为扭转战局、全国解放奠定坚实基础，也改变了包括大舅在内的成千上万人的命运。大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2部队的一名战士，他在这支人民的军队里凤凰涅，重获新生，很快入了党，提了干，当上了副排长。大舅感受最深的是，解放军官兵一致，干部爱护士兵，士兵尊重干部，同甘共苦，生死与共，与国民党军队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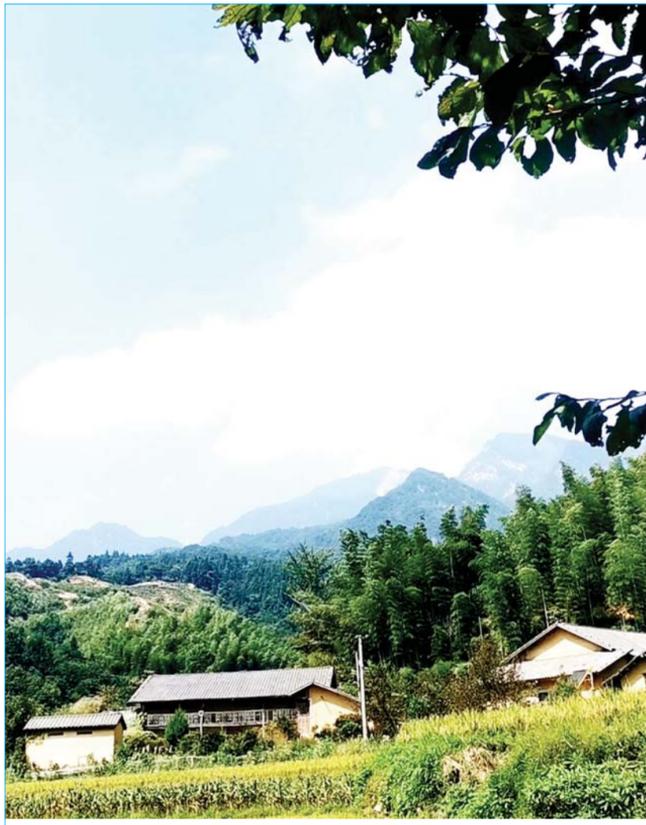
新中国成立后，大舅响应国家号召，复员到地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，被分配到淮北一家水泥厂当工人。此时，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姥姥得知大舅还活着，喜极而泣，辗转捎信让大舅回家。大舅顾及姥姥年事已高，4个弟妹需要照料，便主动放弃工作，回到寿县老家，过上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，直到晚年。

组织上十分关心大舅，一直没忘他这个老兵，前年为他颁发了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”纪念章，今年七一前夕，又为他颁发了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

大舅一生普通如草，坚强如山，平凡真实，善良不惑，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，但他颇为传奇的经历却让我热血沸腾。

大舅走完了他98年的人生历程。对于大舅来说，这一世的经历、感悟、回忆等等，都是他一生的所有、一生的诠释。大舅收到的两枚纪念章，是对他传奇人生的最好肯定和褒奖。





天际辽阔
很久没有见过
这样蓝的蓝天了

进山教十里
烟村四五家



停车望远
我似乎看见了故乡
以及
站在故园门口的
母亲

欧吉忠 / 配诗 流冰 / 摄影

洪集采风词八阙

周月友

长相思 漫步娥眉州

娥眉州。六安州。神话搬砖有点牛。风流万代讴。韵悠悠。情悠悠。把盏临风歌酒楼。古今双目收。

临江仙 龙井怀古

灵龙搁浅枯河惨，赖民挑水平安。感恩厮守一生缘。赤心无悔护新鲜。

烟雨朦胧亭内看，涌泉犹在胸前。人云善惡从无偏。感人神话说千年。

清平乐 会馆村稻虾养殖基地遐思

蝉鸣蛙鼓，明月随虾舞。游客清风忘归路。稻海暗香万亩。

农业振兴欢呼，三位一体宏图。仰仗稻虾支柱。农家万户心舒。

阮郎归 杨国夫将军广场抒怀

农家子弟创威名。怀思戎马情。红军路上领雄兵。抗倭握巨纆。

为百姓，保民生。平津战敌英。和平建设斩丛荆。人民赞至贞。

朝中措 教籽石榴基地漫步

怡山悦水兴农休。信步果园游。

异域石榴奇货，千般妙处明眸。

大风车下，葱葱郁郁，交错觥筹。老少乡村同乐，农家款待情幽。

浣溪沙 桂花山庄揽胜

绿意催人情意痴。清秋露凝暖辉。万林深处访深幽。西子淡妆游者醉，繁英微雨野莺飞。满堂金玉客难归。

一剪梅 参观牌坊店村群众议事厅

回汉同胞骨肉亲。平等议事，友爱乡邻。住者安居款嘉宾，政策宣传，民意咨询。阵地创新为万民。风雨同舟，笑看风云。文明时高树新风，一个中心，共建乡村。

鹧鸪天 瞻仰二道河党史教育基地

十里回廊别有天。红船建党话轩辕。百年伟业回眸笑，万众雄心逐梦圆。

富国梦，小康缘。同心携手绘琼篇。休闲途上歌青史，不忘初心永葆妍。



散文

屋脊山日出

汪雨

经湿透。30分钟的路程，在黑夜摸索前行，显得格格外漫长。到达山顶，山顶上已站满了游客。

凌晨5点30，气温低的冻手冻脚。过了半个小时，人群拥挤的山头变得有一点松动，不少人已经因为汗湿的衣服发冷而坚持不住，下山去了（咱多带一件内衣，早就换好，免受冻之苦）。东方一抹淡淡的红云，临近7点，太阳像一个调皮的孩子，倏地探出了红彤彤的半个脸蛋。人群开始欢呼，新的一年开始了，霞光万道，人们欢呼雀跃，如果我们身处闹市，是很难有这种激动的，因为昨天下雨，今天的日出没有云海相伴，有些许的遗憾，又有重来一次的念头。人群渐渐散去，留在山头，我们几人继续观赏着日出后的风景。山顶突然就安静了下来。山林红叶翠竹，佛子岭水库波光粼粼，万籁无声，世界在一团暖阳下，静如止水。思绪飞扬，脑海中浮现王安石的《游褒禅山记》名句：夫夷以近，则游者众；险以远，则至者少。而世之奇伟、瑰怪，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有志矣，不随以止也，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。有志与力，而又不随以怠，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。然力足以至焉，于人为可讥，而在己为有悔；尽志也而不能至者，可以无悔矣，其孰能讥之乎？此

东石笋副刊

本版责任编辑：流冰
邮箱：64385541@qq.com